

我喜欢听那首迷离朦胧的《彩云追月》，彩云追月月更美。你知道吗？我们音响师从事的就是“彩云追月”、“烘云托月”的工作呀。

在古戏台里操作

2010 年的世博会期间，我有幸参与了世博园“古戏台”的工作。

古戏台是从遥远的陕西，整体搬运运达上海的。世博会期间，古戏台每天上演各种戏曲、歌舞、越剧、评弹，一天循环演满 12 场。

2010 年 4 月初，上海世博城市足迹馆开始布展，我们上海歌舞团受命参与演艺工作。我就是在这时得到通知：担任此次上海世博会文化演艺活动场地技术咨询专家。

那天，馆长陈曼君拍着我的肩膀提了要求：“灯光不能太过张扬，音效要能反映出古戏台北方原汁原味的怀古之情……”

受此重任，我去了现场。尘土飞扬中，工人们正干得热火朝天，油漆味浓烈到叫人头痛，呛得我眼泪嗒嗒滴。连续几次现场踩点，我从不同角度拍了许多照片，制定了方案，就与团里的同事干了起来。

工作完成了。为确保参展音效一流，那天馆里专程从美国请来歌唱家试唱。听后陈馆长说：“力度不够。届时现场观众数以万计，不可避免的现场噪音有多大，你这音响到时还能听见多少？”噢，说得是啊！我忽视了这个巨大的“加数”。

推倒重来。掐指算算，天哪，离正式开馆的时间只剩下两天了！时间紧是很大的困难，更关键的是，世博期间安保措施非常严格，一切人员设备的出入手续非常繁复，且安保队伍直属北京那边全权管理。这也就意味着，重新搭建古戏台所需的音响设施、器械器材，一下根本运不进来！

我询问陈馆长，他果断地说：“就用我的小车运！”因为陈馆长的车有特别通行证，可以在世博馆畅通无阻。

我带着助手跟陈馆长的司机连夜开工。时间紧迫，再去购买合适的音响设备已无可能。我把自家的两台宝贝直接搬了过来。再去团里装大功率音响，但这家伙太大了，往小车内搬的时候，很难塞进去，差一点把车门挤落了！看着满头大汗的我，司机说：“史老师，没关系，门坏掉算我的！”

经过几番艰辛折腾，总算将设备运进了世博园，此时已近凌晨 1 点。正好戏台的底部是空的，“大肚能容”，于是连夜把这些大家伙安装到位。当一切完成，我一抬头，东方已是一片鱼肚白。靠在一个角落赶紧眯了个把钟头，等待白天的验收。

正式开馆那天，一位中央老领导前来视察，正逢美国歌唱家再次亮嗓。一曲刚罢，身处戏台“大肚子”里的我，忽然从传声器中听到老领导将演唱《渔光曲》的指示，我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。此刻我身处“大肚深处”，既看不见外景，也无法与主人交流，音效的操控只能依靠自己的经验来掌控了。老领导的声音刚一响起，我马上将话筒音量和混响效果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，然后再调节音色。老领导一曲唱罢，只听见掌声雷鸣，我如释重负，一抹脑门子，竟是一手的汗！

音响师是一片云

口述 史汇荣 撰写 王琰

看客听客聚我家



史汇荣在为《金舞银饰》演出调音

音响师这个行业，在 20 年前算是“新兴的”。改革开放前，我们的舞台艺术基本处于“直声（直接传声）”状态，设备就是简单的麦克风加扩音器。上世纪 80 年代，我国才开始进口全套的舞台音响设备。1980 年，我所在的上海歌舞团的音响队伍就面临一次历史性的“升级”，正在做电工的我被选中扩招进去。在这里，我第一次看见并摆弄起那些神奇的调音设备，怎么弄一下键，出来的声音就不一样了。就像现在婚礼上的新娘子——人还是这个人，哪能介漂亮啦！

我自小喜欢摆弄东西。小时候家住老石库门的前堂，隔壁阁楼上住了一位阿叔，就见他整天鼓捣一

只方盒子。阿叔告诉，他在做矿石机。不用电，只是一个天线，一个地线，接在一起，就有声音跑出来。简直像电影里的地下工作者搞发报机嘛！我马上申请加入他的“发报小组”，跟他一起缠漆包线。矿石机的耳机里真的传出了电台的播音！我和他抢着轮流听一会儿天际传来的美妙声音……

我喜欢做电工，也喜欢音乐。因此我在业余时间进修电子技术课程，参加音乐理论专业知识的培训，几年下来受益匪浅。

记得我的第一个“原创音响作品”，是模仿安装了一台上海友谊牌 17 英寸黑白电视机。大概用了一年多时间，每个休息日骑自行车

去襄阳路、虬江路电子市场淘零件。当时妈妈家里刚买了一台 12 英寸松下黑白电视机，还是热门紧俏物资。我打开它的后盖，连着观察研究了几个月，弄清楚了几百个零件如何组成，画了无数张图纸。我的电视机组装完成那一天，妈妈把我夸得——“哎呀，我家汇荣多少能干呀！这大家伙看起来比松下还要清爽呀！”

第二天，妈就把那台进口松下转让给了别人，看起这台“汇荣牌”了。每天，家里都站满了来看电视的邻里街坊。人们纷纷说着：“啧啧！汇荣啊，你家这下子不需要什么券了呀！也给我们组装一台吧……”

当年我还组装了一台落地 OTL（扩音机），妈妈逢人便讲：“那大东西出来的声音，像是真人唱出来的，你们来听听就晓得了呀……”于是，我家又宾客盈门。其实，不必上我家去听，整个街巷都飘荡着 OTL 的美妙歌声呢。当年有一首最流行的歌曲《卖花姑娘》，“卖花来呦，卖花来呦，朵朵红花多鲜艳……美丽的花儿红艳艳……”我家的一个邻居女孩，每天骑车上上班前，总要提前十几分钟停在我家门前，跟着音乐轻声合唱一段卖花姑娘。唱着唱着，一拍大腿：“哎呀，要死要死，迟到了，要迟到了……”赶紧骑车绝尘而去。

做艺术家的影子

作为一名音响师，我常跟一些明星大腕儿合作。有一次参加“湖州丝绢节”，开幕式在湖州体育馆举行，当晚的压轴演出是彭丽媛。

我获悉她的演唱曲目是《父老乡亲》和《我爱你塞北的雪》。那晚的音响控制台搭建在舞台边上，演出时，我全神贯注盯着她的一举一动，随时根据她的音色，通过不同的乐声效果与伴奏之间的比例，快速、准确、及时地调整基音的比例，改变泛音的组合与衰变，补充相关高中低音，适量加入效果，巧配各路混合声的大小，将扩声系统放出的声音处理得更真实、清晰、亲切。彭丽媛当晚的歌声明亮、清晰、丰满、感人肺腑，演出获得圆满成功。

彭丽媛演唱时台下不时有人向她献花。演出一结束，她从舞台一侧匆匆走下来，径直走到我身边，把一束鲜花献给了我。这位艺德颇有口碑的艺术家紧紧拉着我的手说：“谢谢你，音响师！今晚的音响实在太棒了，你的调音技艺太棒了，我唱得非常轻松，感谢你！”

还有一次是“全国荷花杯第二届舞剧大赛”，团里一百多号人奔赴宁波。团里为这次比赛专门花巨资购买了 8 音轨硬盘机，首次使用先进的全场数字化环绕声音响，这

技术在当时凤毛麟角。

我们的参赛曲目是上海著名作曲家徐景新作曲的《闪闪的红星》，我负责全场舞剧作品的音效。乐曲高潮迭起，在至高处音量达到极限。当演至冬子妈妈英勇就义，潘冬子叫出第一声“妈妈——”时，为了使音效极致化而不失真，我随演员的声音将音效一起渐渐推近，而后再渐渐推远，给观众听觉上造成极大的冲击力，似乎冬子妈妈此刻真的已经上了天堂，台上下无一例外热泪盈眶！不觉间，我也湿了双眸……

演出刚一结束，上海文广创作中心毛主任就箭步跑过来，紧紧抱住我，拍着我的后背连声称赞：“史老师，你的音响实在太精湛太精彩了！你把音乐还原得很真实！”那次演出，我们团获得了“作曲银奖”。

当获奖的消息传到徐景新老师那里时，已是深夜。但徐景新老师却激情难抑，他一个电话把我从睡梦的迷迷糊糊中“拎起”。徐老师在电话那头激动地说：“史老师，你太棒了！我的音乐你最懂！太感谢你了，我请你吃饭……”

几个月后，在北京著名的莫斯科餐厅，他当真请我吃了一顿西式大餐。



史汇荣（二排左五）和调音师培训学员合影

从事音响生涯几十载，不乏有“救场”的事发生。最难忘的，是申博法国行。

2002 年，我国第一次参加申博时，参演的曲目是大型歌舞剧《金舞银饰》，我是音响设计师。

当时是在法国香舍丽榭大剧院演出，二楼一间最好的包房给我们做音控室。当晚演出时，我跟一名法国音响师一起配合音效调试。

演出规模宏大，国务委员吴仪亲临现场。舞剧一共分为六场：序幕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。当演出进行到宋朝一场时，我忽然在喇叭里听出非常微弱的一丝交流电声！经验告诉我，声音可能会出大问题，若不马上找出源头，万一演出音效砸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！

此时，我看见那位法国音响师额上也冒汗了，但他仍没采取行动。我对翻译说：“请你严肃认真地把我的话告诉他：据我所知，我们国家花费近 1000 万重资参加申博，如果这次演出出现任何纰漏，我无颜面对我的国家！你，也难辞其咎！要知道，现场坐着的是代表国家和世博局的领导，绝对不允许我们的音效出现丝毫差错！”我的话翻译过去，法国音响师额上的汗更多了。他拿起对讲机焦急地“哇哇”说着。我知道，他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里！

我的大脑也在急速转动，我不断对自己说着：“不要慌，不能慌，稳住、稳住，一定能查出原因的。”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？苦思冥想，多处查看，都没查到。忽然，多年的基本功和专业知识提醒了我：音响信号必须三芯线平衡输出，且抗干扰性能好，才不会出现杂音。是不是插线接触不良呢？赶紧一查，果然是输出信号一根线的插头有些松动，导致传出的声音混进一丝交流声来。趁着一段音乐的间隙，我迅速将插头紧紧插牢。这时，我才发现我自己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浸得透湿！而我刚一坐稳，法国音响师竟一把将我抱住……

那一晚，决定了我国申博大获成功。

音响师的工作状态有时很奇怪。在单位里，同事们戏称我为“壁虎”，因为我常像壁虎一样身体和耳朵贴着墙壁辨音。声音是在剧场、礼堂、体育馆、歌厅、舞厅、餐厅等处传播的，这些声场不同的形状、容积和建筑材料，都会造成听觉上的差异。

我常常任务在身，一忙起来没个钟点，忘记吃饭是常事；又因为我们单位是“吃饭自理”的，于是我的太太就担任了送饭工的角色。

那次团里排演歌舞剧《天边的红云》，正是数九寒天，那晚又下起大雨。我的调音工程正紧张进行，正时不时做壁虎“听墙壁”。我调音时不喜欢被人打搅，这规矩大家都知道。等我一弄几个小时下来，同事说：“汇荣啊，你太太早就候你多时啦！”我转身一看，太太正默默站在一边，身上的衣服打湿了一半，裤管上满是水渍，手里捧着专为我煲的鸡汤！

看我吃完了，太太走了。望着她远去的背影，我心里真真实实说了一声：“谢谢你，老婆！”我相信她是听见了。

现在儿子也和我组成了“上阵父子兵”。儿子史轶昕现在加拿大温萨大学攻读金融专业研究生，他是我的免费翻译。有时他在网上发现有关音响专业的文章，马上会下载并翻译后交给我。这就使我始终能了解音响世界最前沿的知识，不至于在这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落伍。

目前我还在一些大学任教，讲授“音响技术与制作”等课程。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：有一天能在大学里开设“当代音响设计与调音”以及“音响工程设计”专业，填补我国音响师教育领域的一个空白。

行走在通往天籁的路上，有艰辛，但真的很美……

两人急出一身汗

夫妻档与父子兵